

谈毛传解说诗句(四)

萧 璋

(二) 明意

《诗经》尚艺术语言，主温柔敦厚，务感人，富启发，少直述而多比兴，喜陈现象而隐实质。因此，很多诗句，虽然通过训诂，了解字面，但实际含意，不易体会，上下文句，隔阂难通。这类诗句，毛传往往能透过字面，点出言外之意，使句意连贯，诗义大显，读者感受加深，认识提高。毛传点明诗的言外含意，可分四类。关于比兴的两类：1. 明示所兴；2. 暗示所兴。关于非比兴的两类：1. 点明实质；2. 点明实指。下面分别说明。

1. 明示所兴

毛传常常在诗的第一章前两句下出“兴也”两字。这个“兴”和《论语·阳货》：“《诗》可以兴”的“兴”同义。何晏《集解》引伪孔传说：“兴，引譬连类”，意思是说用打比喻引起同类事物以晓人。毛传里面，“兴也”上头应该有被解释的经文两句，但都省略了。譬如：“□□□□，□□□□”（经文）。毛传：“兴也”。这是省文。补全了，则“兴也”是谓语，主语即是原诗句，意思是说：“‘□□□□，□□□□’之为言兴也，所以教人兴起与‘□□□□，□□□□’同类之某一事物也”（也就是把和‘□□□□，□□□□’同类的某一事物同时勾引起来）。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毛传：“兴也。苹，萍也。鹿得萍，呦呦然鸣而相呼，恳诚发乎中，以兴嘉乐宾客当有恳诚，相招呼以成礼也。”

“以兴”就是用以教人兴起之意。人与鹿虽不同，但有饮食则须诚恳相呼以共食则一。诗人正是根据这一共点把两事连系起来，以达到譬喻作用，所谓“兴取一象，不得皆同”^⑨。

毛传非常注意诗人起兴的问题。阐发兴意，有明示，有暗示，手法多端。用字点睛，富于变化。除用“兴”、“喻”外，他如“言”、“犹”、“亦”、“若”、“如”等字，也都使用。还有不用这类字，直发兴意的，“大局有准而应机无定。”^⑩这点需要注意。

现在先就明示所兴一类举例来说。

明示所兴是毛传把诗人所要兴起的事物直接点明出来。如：

《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棘。”毛传：“兴也。黄鸟以时往来得其所，人以寿命终，亦得其所。”

毛传是说黄鸟因时而飞来，时而飞去，都飞完了一程路找到个地方休息，人因终结了寿命，也得到地方安息。诗人借黄鸟能飞完一程路得以休息（止于棘），反喻秦之三良为穆公殉葬，不能寿终，未得安息。毛传补“人以寿命终，亦得其所”这句，点明了兴意。

《唐风·葛生》：“葛生蒙楚，葳蕤于野。”毛传：“兴也。葛生，延而蒙楚，葳生，蔓于野，喻妇人外成于他家。”

经文是互文见义，传的译文也是。两句合起来是“葛葳生而延蔓于野而蒙楚”。葛葳都是蔓草，发此蒙彼，不能自立，和妇女适人，外成于他家相似，所以诗人用它作比喻。毛传体会其意，点明出来，再与诗下文“予（指妇人）美（指其夫）亡此，谁与独处”合参，则不但显出诗人反兴之意，和序文所说的“（晋献公）好战攻，则国人多丧矣”的诗的主题思想也相得益彰。

《小雅·正月》：“瞻彼阪田，有苑其特。”毛传：“言

朝廷曾无杰臣。”

郑笺说：“阪田，崎岖硤确之处，而有菀然茂特之苗，喻贤者在闲辟隐居之时。”郑毛不异，郑实补毛。毛是更深一步挖掘诗意。其深刻之处，正如孔疏所说：“毛以诗意取菀苗比贤者，不举原隰之苗，而言阪田者，反明朝廷曾无英杰之臣。”这篇诗共十三章，并非全是兴体，而这两句居第七章之首，是兴体，但未标“兴”字，这种情况，诗不少见。

《小雅·小宛》：“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毛传：“兴也。行小之道，责高明之功，终不可得。”

《小宛》是周大夫讽刺幽王的诗。这两句是个比喻。比喻什么？毛传点出来了。通过毛传，我们知道这两句诗是表示周大夫认为幽王才智偏小，行将颠覆祖业，想要他行化致治，建树丰功，就像宛然翅小的小鸣鸠想让它高飞到天上一样，必不可能。兴意点出来了，讽刺意也显出来了。

《大雅·卷阿》：“有卷者阿，飘风自南。”毛传：“兴也。恶人被德化而消犹飘风之入曲阿也。”

这是全诗起兴的头两句。两句的前后关系既不明确，兴意更难看出。毛传说“恶人被德化而消犹飘风之入曲阿也”，这样，首先使我们了解了经文的“飘风自南”是自南而入曲阿，就和“有卷者阿”联系起来。其次，使我们知道诗人是以“飘风”比“恶人”，“曲阿”比“大德”。本来，飘风是暴疾为害的邪风，和恶人有相似之处。飘风还不像八风的应时来，应时往，它不自行消散，入于大陵之中而消失（《尔雅·释地》：“大陵曰阿。”

《卫风·考槃》毛传：“曲陵曰阿。”），也和恶人不自行消灭，受德化而消灭相同。有所同，才能兴。兴意既明，再结合下文“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三句，知道恶人消而后贤者乐进，则使人体会到序文所言召康公以求贤戒成王，实包含王者以德化人之意，从而更深刻理解经义。

《小雅·皇皇者华》：“皇皇者华，于彼原隰。”毛传：“高平曰原，下湿曰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无远无近，如华不以高下易其色。”

毛传先解“原”“隰”，体现出诗人以此二字含有“高”“下”之意，然后再点出诗人以花木之不分高下而皆明耀其色比喻使臣之不分远近而皆光显君命的兴意。这样，彼此共点找出，兴意才能明白。传对序有所补充，序文所谓“远而有光华”就是光显君命。

《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毛传：“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涟”。

毛传所以将“俟世用”比“俟河清”，因为正像孔疏所说：“河水性浊，清则难待，犹似闇主常多，明君稀出”，两者有共同点，是说都难实现。毛传说的“俟世用”也就是序文说的“君子不得进仕”，传序互相呼应。毛传点明了兴意，使我们认识到经文的“河水清且涟猗”这句是诗人对现实不满而借河水表示出来，故意说反话，实际是指河水混浊，也就是人君昏庸。这是见景生情，就景为喻，是诗的又一种比兴法。

《桧风·匪风》：“谁能烹鱼，溉之釜鬲。”毛传：“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矣。”

孔疏申述毛传说：“烹鱼类于治民，故以烹鱼为喻。”又说：“烹鱼治民，俱不欲烦，知烹鱼之道，则知治民之道，言治民贵安静。”毛传的话点出诗人兴意在极思治民不烦乱。兴意一经点出，则使这两兴句和下文“谁将西归，怀之好音”被兴的两句的关系显明出来。毛传对这句诗的点明兴意，不用“喻”“若”一类字样暗示兴者与被兴者之中有共同点，而是把两者的共同点直接摆出来，是毛传点明兴意的另一种办法。

《小雅·鸳鸯》：“鸳鸯于飞，毕之罗之。”毛传：“兴也。太平之时，交于万物有道，取之以时，于其飞乃毕掩而罗之。”

此诗序文有“思古明王交于万物有道”之言，已经点出了诗的兴意。毛传本之，又补充了“取之以时”一句，说明了鸳鸯长到能飞的时候才捕它，从而也说明了万物也和鸳鸯一样，都让它们长成了再取用。这就把诗人以专喻泛也就是郑笺所说的“广其义”的这种起兴的意思弄明白了。

2. 暗示所兴

暗示所兴是说毛传没有把诗之所兴直接点明，而是用了种种暗示手法。虽然暗示，但有的配合序文和原诗他句下的有关传文来理解，也能把诗的兴意明确出来。这是毛传求简洁，避重复的一种办法。

《邶风·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毛传：“兴也。柏木所以宜为舟也，亦泛泛其流，不以济度也。”

这篇诗的主题思想，据序文说是指“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仁人虽居官位，但不能成为国君的辅佐以申其志，不过和一般小人并列于朝罢了。这正是“泛彼柏舟”两句诗的兴意所在。“柏舟”比喻仁人。“亦泛其流”比喻仁人不被用，而毛传所谓“不以济度”正暗示出这一点。不提仁人不遇，以序文已经提到，不宜重述，以省烦文。如果我们把传序合起来看，就清楚了。

《曹风·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传：“朝生夕死，犹有羽翼以自修饰。”

毛传只是分析了诗中出现的蜉蝣小虫，没有提出由小虫而兴起的内容，这点郑笺补出来了。笺云：“兴者，喻昭公之朝，其群臣皆小人也。徒整饰其衣裳，不知国之将迫胁，君臣死亡无日，如渠略（蜉蝣）然。”其实郑笺是根据诗序来的。诗序说：“《蜉蝣》，刺奢也。昭公国小而迫，无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将无所依焉。”所以毛传虽是暗示，参合序文，兴意也就完全看出来了。

《豳风·狼跋》：“狼跋其胡，载橐其尾。”毛传：“兴

也。老狼有胡，进则躐其胡，退则踣其尾，进退有难，然而不失其猛。”

这条传文也是只说了作为兴者“老狼”的一面，没有说被兴者的一面，是暗示办法。所以如此，也是因为有序文可配合，省了笔墨。序文说：“《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摄政，远则四国流言，近则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圣也。”序言“不失其圣”固然已经概括了诗人美周公的微意，但传文增加“进退有难，然而不失其猛”两句，则更体现了诗人以说老狼而兴出周公一往无前，不怕困难的奋勇精神之意，起了补经足序的作用。

《小雅·谷风》：“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毛传：“虽盛夏，万物茂壮，草木无不有死叶萎枝者。”

据序文，我们知道《谷风》是讽刺周幽王的诗。说那时天下俗薄，朋友道绝。全诗共三章，全是兴体。大致都是以谷风（东风）起兴来说明朋友道绝。毛传对待前两章的头两句兴意，采用点明含意办法。譬如首章下说“风雨相感，朋友相须”。二章下说：“风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须而成，”都是把兴者“风”和被兴者“朋友”明确联系起来。独于对待这一章由上两句引起的“无草不死”两句的兴意则用暗示办法，只说兴者“草木”，不提被兴者“朋友”。总的说，这四句全是用来取兴的。其兴意郑笺孔疏都有阐发，孔疏较详，是连下文“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两句一块说的。孔疏说：“谷风犹善能生长之，故维山崔嵬之上，草木皆能生长之，以兴良朋由善能切磋之，故其友身之道德亦能成就之。道德相由而成，穷达不宜相弃。然草木之生长，虽至于盛夏之月，万物茂壮，无能使草不有死者，无能使木不有萎者，以时不齐，实小有萎死者也，以兴道德之进益，虽至于成就之功，百事通晓，无能使色不有愤者，无能使辞不有讼者，以大义不亏，实小有愤讼也。然小萎无亏于夏长，小怨无损于交好，汝何为

忘我切磋之大德，反思我言讼之小怨而弃我乎？”毛亨对草木两句之所以不提“朋友”，是认为序文和前两章传文都提到朋友，此章自可不言而喻，只补上“虽盛夏万物茂壮”这句就够了，而且还可沟通下两句。

《幽风·九罍》：“鸿飞遵渚。”毛传：“鸿不宜循渚也。”

毛传不仅解释经文是反话，而且暗示了兴意。诗的兴意正如郑笺所说：“鸿，大鸟也，不宜与鳧鹭之属飞而循渚，以喻周公今与凡人处东都之邑，失其所也。”传所以不说出这点，因为毛亨认为上下传文都点了周公^⑤。序文也说是这篇诗是美周公，而且经文下句“公归无所”，已经暗示出周公不能西归只得居东都之意，不宜重复。下章：“鸿飞遵陆，”毛传解为“陆非鸿所宜止”，也应这样理解。

3. 点明实质

有些诗句，其所表现的虽然是事物现象，但诗人的内心含意却往往隐藏其中。这些诗句，不是比兴，但和比兴同样起启发作用。如果不透过现象看本质，则诗意理解不深。毛传对这类诗句多注意点明实质。如：

《大雅·绵》：“揀之陧陧，度之薨薨。”毛传：“揀，藁也。陧陧，众也。度，居也。言百姓之劝勉也。”

又：“百堵皆兴，鼙鼓弗胜。”毛传：“皆，俱也。鼙，大鼓也，长一丈二尺，或鼙或鼓。言劝事乐功也。”

“言百姓之劝勉也”是总释“揀之”两句。“言劝事乐功也”是总释“百堵”两句，都是点明诗句的实质而又不同。前两句经文说：“土笼装满了土，不断地往墙板里放，”是指修墙刚开始，百姓很积极，大家你追我赶，惟恐落后。这种情况，毛传用了“劝勉”两字来表达。后两句经文则说“墙都起来了，眼看就要成功，百姓都兴高采烈，更加劲地干，想一气呵成，以致大鼓

小鼓（指鼗与鼓）一直敲打着让他们停工休息，都制止不住”。这种情况，毛传又用“劝事乐功”一句来表达。一是“劝”中有“勉”，一是“劝”中有“乐”，可见毛传深于体会诗意，用字精当。

《小雅·车攻》：“四黄既驾，两骖不猗。”毛传：“言御者之良也。”

“两骖不猗”是说驾车的四匹马中的两匹骖马（在居中的两服马的两边的马）跑起来，不偏不倚（猗），就是不太靠里，也不太靠外，不影响服马。这是必须有很高的驾御技能才能作到，所以毛传说“御者之良”。“两骖不猗”是现象，“御者之良”是实质。这个实质就是诗人的言外之意。

《幽风·九罭》：“公归无所，于女信处。”毛传：“周公未得礼也。”

孔疏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礼，归则无其住所，故于汝东方信宿而处耳，终不久留于此。公不久留，刺王不早迎。”“未得礼”看来好像是“公归无所”的原因。但序文说“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实指成王不知以礼迎周公。所以“未得礼”是本诗主题之所在。毛传点出这点是说明“公归无所”这个现象的本质，不是为了表明原因。诗不直接写出本质，是与上句“鸿飞遵渚”之兴相呼应，皆为了启发读者，毛传知其意而点出之。

《小雅·小弁》：“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毛传：“舜之怨慕，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

此诗序说：“《小弁》，刺幽王也。”毛传于诗头两句“民莫不谷，我独于罹”下补了史事，说“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说褒姒。生子伯服，立以为后，而放宜咎，将杀之”。接着又在何辜这两句下引用孟子“舜之怨慕，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的话，点出经文的实际含意，也是实质之所在。实质就是“慕父母”的“慕”字。“怨”也是出于“慕”。毛传于此诗最后引了

《孟子》一大段文章，有“小弁之言亲亲也”，“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的话，与此传相呼应。

4. 点明实指

诗句中，有的从字面上看，似乎意思已经完全表达明白了，其实诗人心中有实际所指的内容没有露出来，这种藏具体内容于富概括性的词和隐实质于事物现象，虽然表达方法彼此相反，却都是以含蓄资启发来发挥艺术效果，体现温柔敦厚。这方面，毛传也能透过字面，点出实际所指。如：

《郑风·子矜》：“子宁不嗣音。”毛传：“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

毛传所谓“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是针对经文的“嗣音”而发的。“不嗣音”就是弦歌之声绝了。毛传是从正面说出嗣音的具体所指来反衬出经文的“子宁不嗣音”是指郑国学子不习礼乐。所以序文说这篇诗是刺郑国废弃学校。因为古代学校所教给学子的内容是诗书礼乐。诗言“音”是以诗乐概之。毛传点出这一点，就沟通了诗和序，看出它们的互相呼应。

《大雅·召旻》：“维昔之富，不如时。”毛传：“往者富仁贤，今也富谗佞。”“维今之疚，不如兹。”毛传：“今则病贤也。”

这篇诗是讽刺周幽王不用贤臣，惋惜天下没有像文武之世有召康公那样的贤臣。这点从序文和诗的末章都说得很清楚。结合这个主题来看“维昔”“维今”两句，知道诗人所谓的“富”与“疚”的今昔不同，主要指体现在贤者身上的不同，就是毛传所说“往者富仁贤”，“今则病贤也”。毛传点出了两句诗的实际所指。上句毛传提到“今也富谗佞”，下句却没提“古者病谗佞”，这是既为了体现诗意是突出贤者，而“古者病谗佞”一句又可不言而喻。

《周南·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毛传：“古者，女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祖庙未毁，教于公宫。三月，祖庙既毁，教于宗室。”

这两句大意是“我（指“言”）受教（指“告”）于女师，女师教了我妇道（即“归嫁之道”）。”毛亨组合《礼记·昏义》（“妇容妇功”以上）与《仪礼·士昏礼记》（“祖庙未毁”以下）之文以成此传。所言“古者，女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是所教妇道的实际所指，施教地点是牵连而及。

《小雅·鼓钟》：“鼓钟将将，淮水汤汤，忧心且伤。”毛传：“幽王用乐，不与德比。会诸侯于淮上，鼓其淫乐以示诸侯，贤者为之忧伤。”

此诗序文只说“刺幽王也”，没有申述。毛传不但把经文实际所指的具体情况点出来，而且补充了序文，起了知人论世的作用。

《召南·行露》：“虽速我狱，室家不足。”毛传：“昏礼纯帛不过五两。”

孔疏说：“此媒氏文也。引之者，解经言不足之意。以礼言纯帛不过五两，多不过之，则少有所降耳。明虽少而不为不足。不足者，谓事不和同，强暴之谓。故笺申传意，乘其文而为之说云：‘币可备也。室家不足谓媒妁之言不和，六礼之来强委之，’是非谓币不足也。”毛传引《周礼·媒氏》文是说明昏礼备币甚易，实际也是说备六礼容易满足，暗示经文所谓室家不足，实指媒妁之言这方面的不足。这是守礼义的坚贞女子控诉男方的义正辞严的讼辞，毛传从反面点出了室家不足的实际所指，则与序文所谓“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之言相呼应，而深刻地体现了诗意。

（三）推因

有些诗句，纯属平铺直叙，既无含蓄，更非譬喻，就句解句，

似亦能通。但这些诗句所以这样说，是有原因的。不结合原因，就会理解不透。而原因一般不出乎情理或事理，是不言而喻的，因而诗人为求表达简练而省略不言。可是限于时代关系或理解能力，读者不一定都能体会出来，为了补救这一点，毛传对这类诗句往往道出诗人立说之故以晓读者。如：

《大雅·常武》：“不留不处，三事就绪。”毛传：“诛其君，吊其民，为之立三有事之臣。”

周宣王时，徐国叛乱。宣王命卿士南仲、大师皇父率领六师去视察徐国。徐国服了罪。《常武》诗是召穆公歌颂宣王此事之作。“不留”两句是出军时宣王敕令将帅预告徐国人民的话。是安慰民情之辞。毛立此传，在说明师之来徐为的是诛君吊（怜悯）民，设立有司，事毕即去，也就是说由于吊民，所以不久留以扰民。这正点出“不留不处”的原因。原因点出，不但有助于对本句的深透理解，而且对上章宣王敕令中的“既敬既戒，惠此南国”两句让人领会得很具体，起了互相呼应的作用。而这也恰是宣王被作者赞美之所在。

《小雅·无羊》：“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毛传：“阴阳和则鱼众多矣。”

孔疏说：“以鱼丽之义言之，太平而万物盛多，故知阴阳和。经言，‘众维鱼矣’，乃谓捕鱼者多；传云‘鱼多’者，言由鱼多，故捕者众，解人共捕之意”。古时有天人相应之说，言政教衰则阴阳不和，政教兴则阴阳和，所以孔阐毛而有是言。经文言众人捕鱼是丰年之兆，毛传强调鱼多是由于阴阳和。既有鱼多之兆，说明阴阳已和。阴阳既和则必丰年。毛传既点明了鱼多的原因，也涉及到年丰的原因。这样，两句经文沟通了，诗意也搞透彻了。

《小雅·角弓》：“骍骍角弓，翩其反矣。”毛传：“兴也。骍骍，调利也。不善绁縶巧用，则翩然而反。”

毛传是说虽然弹性好（指调利）的弓，如果不善于把縶（正

弓体的工具）牢牢地捆（指继）在没有上弦的弓体背后，弓体也会歪歪扭扭。传文补的“不善继檠巧用”六字是经文“翩其反矣”的原因。原因点出来，则不但搞清楚了本句，而且诗的兴意也明白了。兴意就在于用弹性好的角弓以不善用檠而歪斜来比虽是骨肉之亲以彼此疏远而亦相怨恨（即下两句：“兄弟昏姻，无胥远矣”），从而和序文讽刺幽王的“不亲九族而好谗佞，骨肉相怨”的话紧密结合，更明确了诗的主题思想。

《小雅·四牡》：“将母来谗。”毛传：“父兼尊亲之道，母至亲而尊不至。”

这是诗的最后一句。上文有“不遑将父”和“不遑将母”，都是表示人子为王出使在外，以王事紧张，自伤不能回家养亲之意。毛亨以诗人写思父句一，思母句二而作传解释其故。《礼记·表記》说：“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传小变其意以解诗之再言“将母”乃出于人之常情。毛传既补释前章之“不遑将父”。又沟通了上下文义。

《魏风·陟岵》：“上慎旃哉，犹来无止。”毛传：“父尚义。”

又：“上慎旃哉，犹来无弃。”毛传：“母尚恩也。”

又：“上慎旃哉，犹来无死。”毛传：“兄尚亲也。”

孔疏说：“父尚义者，解孝子所以称父戒己之意，由父之于子尚义，故戒之。二章传曰：‘母尚恩。’卒章传曰：‘兄尚亲，’皆于章末言之，俱明见戒之意，以其恩义亲故也。”孔疏明言毛传皆推因。通过推因，令人体会出何以“无止”、“无弃”、“无死”用词之不同。父出于尚义，故戒其子说可以归，但勿止军事而归，以免刑诛。母及兄出于恩与亲，故言“无弃”、“无死”，极盼其归。

《桧风·匪风》：“谁将西归。”毛传：“周道在乎西。”

毛亨不是简单地说西指周都丰镐，而是指出“周道”在“西”，故归西。毛传在点出诗人希望有人归于有周道之西方，重在“周

道”。这就和诗序“《匪风》，思周道也”的话相应。毛传点出周道在西，又与上两章的“顾瞻周道”相关照，否则，“西归”之“西”，显得突然，经义不得贯串，毛传推因，起了沟通全诗的作用。

《大雅·洞酌》：“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毛传：“乐以强教之，易以说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母之亲。”

此诗序文说：“《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亲有德，飨有道也。”毛传所云是《礼记·表记》之文。《表记》引此诗而为此言以释之，毛亨又援用以为传。传意是说岂弟君子之所以为民父母，是因为有父之尊，母之亲，使民尊亲自己如同父母之故，也是说君子有道德，堪为民之父母，所以才能作到上文所说的“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饗饎”，即薄陋之物而皇天飨之。这就把序文和本诗完全贯通了。

翻译、明意、推因三类是毛传解句的基本方法。这三种方法，除分别使用外，还时时综合使用。情况比较复杂，姑举二例以见一斑。如：

《邶风·匏有苦叶》：“人涉卬否，卬须我友。”毛传：

“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独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适，贞女不行，非得礼义，昏姻不成。”

这是意译和点明所兴的综合使用。“人皆涉”以下至“不涉”是意译。“以言”以下是点明所兴。

《大雅·卷阿》：“莘莘萋萋，雍雍喈喈。”毛传：“梧桐盛也，凤凰鸣也。臣竭其力，则地极其化，天下和洽，则凤凰乐德。”

这是点明实指和推因的综合使用。“梧桐盛也，凤凰鸣也”是点明实指。“臣竭”以下是推因。

根据上述，列表于下：

				经 文	毛 传	备注
字 面 之 义	翻 译 意 译	确 定 补 成 语 气 不	句 型 句 型 一 致 一 致	《小雅·小宛》：“壹醉日富。”	醉日而富矣。	不需 定句 和补 句型 直译 于本 文， 不表 举， 亦列 合句 ，亦 载。
				《大雅·大明》：“天位殷适。”	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适也。	
				《小雅·宾之初筵》：“宾载手仇，室人入又。”	主人请射于宾，宾许诺，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偶宾也。	
				《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阳不晞。”	露虽湛湛然，见阳则干。	
言 外 之 意	明 意	明 示 暗 示 点 明 点 明	所 兴 所 兴 实 质 实 指	《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棘。”	兴也。黄鸟以时往来得其所，人以寿命终，亦得其所。	
				《邶风·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	兴也。柏木所以宜为舟也，亦泛泛其流，不以济度也。	
				《大雅·绵》：“揀之陿陿，度之薨薨。”	言百姓之劝勉也。	
				《郑风·子矜》：“子宁不嗣音。”	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	
	推 因	《大雅·常武》：“不留不处，三事就绪。”		诛其君，吊其民，为之立三有事之臣。		

(待续)

注：

⑤孔颖达说，见《大雅·卷阿》疏。孔疏《邶风·鹿丘》又说：“凡兴者，取一边相似耳。”

⑥孔颖达语，见《周南·螽斯》疏。

⑦“鸿飞遵渚”的上两句“我覲之子，袞衣绣裳。”毛传：“所以见周公也。”其下一句：“公归无所。”毛传：“周公未得礼也。”